



天真緊就光矣

彼件代誌發生佇 6 個月前。

天成收好擔仔了後，交予福生揀著碗粿擔仔，兩人沿著圳溝寬寬仔行轉去。遠遠的日頭恰平常時全款，猶原跋落佇菜市仔的天邊，笑紋咧收割彼个豐收的日子，溫存倒佇幾抹彩霞頂面，準備恰大地互道再會。只是時序已經入秋矣，暗風對溝仔邊曠闊的所在微微仔吹來，噓噓仔猶閣加一點稀微，親像恰干焦賭稻草堆的荒田互相安慰訴苦。

轉去到厝了後，福生干焦顧無閒頭犁犁將擔仔的鐵鍊鎖佇壁跔的大枝圓柱仔頂面，天成慣勢想欲先入門，猶未提出橐袋仔底的鎖匙，煞先看著干焦半掩門仔，開一細縫的鐵門，煞來躊躇目頭結結，一時心肝內嘛起驚惶。這……這無親像阿娥的個性，兩冬外來，阿娥除了陪 in^ㄞ去市場賣粿彼段短短的日子以外，伊攏是乖乖仔聽話將這間厝收拾甲真妥當，鞋櫃仔內面的鞋仔攏是一雙一雙排甲整齊整齊，親像倒轉來厝的鴛鴦，恩恩愛愛的翁某，灶跔內面所有的鼎、鍋仔、煎匙、碗、箸，甚至是油、鹽、醋、豆油，攏總嘛有屬於 in 的所在，一切攏是遐爾規規矩矩，是無可能出現這種差錯矣。

假使真正欲講，差錯，若按呢就是講阿娥的人生吧！

福生 40 歲彼年，天成做一個夢。伊行到一塊百花盛開的所

^ㄞ in：個

在，樂音對四界送來，灌入伊四界看望的眼神中佻耳空內。當伊感覺沈醉的時陣，早逝多年的老伴，突然飄身出現佇伊的目睷前，先是微微仔笑看伊，煞落來輕輕一聲嘆氣，伊本來足歡喜想欲倚過去摸伊的手，想欲問伊最近過了好嘛？人都猶未爬起身，嘛猶未出聲，煞先看著伊憂頭結面一直攞手，干焦聽著一聲閣一聲「福生……福生……」的呼喚和怨嗟，天成知影伊就是遐爾放袂落福生仔，佻當年伊欲離開進前仝款，聲聲句句，數念著伊。

不過天成暝日閣較數念伊，猶未報告福生的情形，干焦想欲倚過去經經攞牢伊，煞無想到伊的後壁，倚著天成的老爸、老母，佻規排不管伊熟似抑生份的祖公祖媽，紛紛伸手指向伊，眼神惡確確，仝齊覘覘唸「不孝——不孝——」。

天成就佇這聲聲句句「不孝」的譴責聲中驚醒，規身重汗，一領內衫澹糊糊黏佇尻脊駢頂。伊翻身發現暎佇邊仔的福生，毋知當時嘛醒來囉，兩眼無神，規個人失神失神坐佇眠床頂，喙內一直覘覘唸。

「福生，你按怎無愛閣暎？咧做啥物？」天成掠做伊咧陷眠。

想袂到，福生一支喙一直唸袂煞，一聲一聲，一句一句，講甲天成聽著心驚惶，一時之間，規身軀澹漉漉。

「阿母，阿母，阿母閣轉來揣我矣，伊咧哭……」

原來，福生嘛做一個佻伊仝款的夢。

後來，佇福生咿咿唔唔的話語中，天成才小可知影，伊的老伴佇彼時的夢中不時轉來揣福生，輕輕仔摸著伊的頭，哭伊可憐，哭伊無娶某，一個人孤單無伴，無某無猴。佇天成的夢中，伊干焦一直予祖公仔罵不孝。

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……」

天成特別揣一个牽亡的仙仔，做1擺觀落陰，干焦看彼个仙仔目屎流目屎滴，規半晡無講半句話，哀哀嘖嘖，就親像老伴在生的時委屈的模樣，有苦攞吞落腹肚內。

「囡仔，囡仔……」

問了規半晡，伊才出聲，毋過嘛是先提起囡仔的代誌。天成知影伊所掛念的不是福德，是福生。福德，伊这个大後生，天成對伊干焦會當吐大氣，煞無能為力矣，干焦會當向望伊有一工家己覺悟，行入正途；顛倒是福生，是伊佢老伴所深深感覺虧欠的，3歲彼一年，一場疏忽的發燒，煞來造成一世人的遺憾……。

其實，仙仔嘛無講啥物，只是一直吐大氣，輕輕叫幾聲「囡仔」，就是按呢迷迷糊糊，袂清袂楚，煞予天生規半年袂食袂暍。講嘛奇怪，自從彼个奇怪的夢了後，老伴就無閣來揣伊，連福生嘛無。伊吩咐過福生，假使阿母閣來揣伊，一定，一定愛會記得向伊報告。

「無……無，阿母講伊欲走矣，愛我家己好好照顧家己……」福生驚驚呆呆，一个面拉西拉西咧講。

嘛毋知影伊講的是真的，抑是閣留佇老伴臨終進前的記持中，天成聽著福生按呢講，閣較苦惱咧思考，毋知彼場夢到底是啥物意思。

顛倒是福德一語驚醒夢中人。彼工，真少轉來的伊，嘛毋知是毋是對福生仔遐聽來的消息，抑是雄雄想著一時講出喙。

「阿母愛你替福生娶某啦！揣一个人照顧伊……」

天成惦惦看著伊，坐佇對面的椅條頂，翹起來的倒跂用大頭拇仔搖著淺拖仔，搖搖擺擺，真不大段，真毋成樣，就親像伊這世人一路行來的人生，真無正經。

「娶……娶某？」天成有一點氣惱共應，一半是無主張，一半是心酸苦楚無通透，嘛無半个人通參詳，「親像你，好好仔人，好跤好手，無愛揣一个固定的頭路，連一个某攏予你氣甲走去矣，福生欲按怎娶？」

福德干焦嘿嘿，笑笑仔看著伊，嘛將手伸長長。

「欲呢？無啦……袂見笑，食甲遮爾大漢矣，嘛毋捌看過你提甲一仙五釐轉來，煞一工到暗猶閣敢伸長手共我討錢……」

天成大聲馬喉罵著伊。幾年前，福德將伊佻老伴辛辛苦苦儉腸凹肚的一棟樓仔厝輸了了，猶閣佇外口飼一个趁食查某，上尾仔落魄甲妻離厝散，弄家散宅，啥物嘛無，佻厝內的某離婚，外口的查某看伊無錢，嘛包袱仔款款咧阿婆仔閩港走矣。

「彼無較簡單……」福德面皮激厚厚倚過來，手伸對天成的橐袋仔底，「替福生仔買一个外勞仔，毋就好矣，開一條錢，買……」

「你……講這啥物話……」本來，天成雄雄聽著，猶原氣怱怱，感覺這款的想法實在是……，毋過越頭想想咧，福德的話嘛毋是無道理，聲嗽嘛較好起來，「毋過，別人看著恁小弟這款型，敢肯呢？你咧講『bàng-gah』……」

「這毋較簡單，我替伊去相親啊……」

就是按呢，一段無心的對話，煞害著阿娥的人生，雖然伊是越南婆仔，毋過總嘛是人十月懷胎疼腹肚皮生出來的查某囡仔，爸母心頭的一塊肉。天成就按呢心裡虧欠，綴福德去越南，佇婚姻介紹所的幫忙下，用土地去貸款，寄一筆錢佇銀行，閣買一台發財仔車，就按呢將阿娥騙來臺灣。

「伊……才是恁翁……」

轉來臺灣的彼一暝，天成皮皮挫，摸著福生，倚佇無依無倚的阿娥面前，伊攏猶袂赴問講是按怎會蹣佇遮爾破破爛爛的平厝仔，毋是相片內面所看的樓仔厝，翁婿嘛換做規工戇戇呆呆的福生。

「唔……」伊無加講啥物，只是輕輕應一聲，親像就按呢無奈接受伊的人生上大的差錯。

毋過，這兩年外來，阿娥乖乖巧巧，一直攏將一个家平平順順照顧甲好勢好勢，今仔日，怎會出現門無關無鎖好的差錯呢？

天成將門揀開，敢若欲揀開一團謎猜，心肝頭親像掛著 15 个水桶，起起落落，乒乒乓乓，心肝閣敢若一片海沙埔，規片的疑問若海湧一波一波湧來。

阿娥無佇灶跤。

這個發現予天成愈來愈不安。若是平常時，這個時陣，一入門，伊攏會聽見煎匙佇鼎底噉噉噉的聲音，彼是阿娥佇 in 兜所發出上大的聲說，繼落去，一陣幸福的飯菜芳味就對灶跤走出來，代替阿娥對 in 問好。

有時陣，天成耳空聽著炒菜聲，鼻空鼻著飯菜的芳味，攏會擋袂牢叫是老伴猶閣佇咧，只是戇戇仔等袂著彼句「轉來矣」，才會雄雄想著，20 年的歲月就佇彼短短的幾秒鐘中行完。

阿娥，真正無佇灶跤。

天成鼻無著平日慣勢的聲音俗氣味，規个人親像稻草人有體無魂，戇神戇神四界走揣，這款奇怪的表情連戇戇的福生嘛感受著矣。

阿爸，「阿」講未煞，「灶竝」兩個字猶未講出喙，兩爸仔困煞攏激怙怙，全時越頭對浴間仔的方向看去，彼傳來「嘩啦啦」沖水的聲音，猶閣有水杓仔舀水無細膩碰著壁邊的聲。

是按怎佇這個時陣洗身軀？浴間仔內面的人敢是阿娥咧？天成腦海內連繼浮出一個一個的問題。

浴間仔內干焦有單調的沖水聲，無阿娥輕輕仔咧唱的「落雨聲」。阿娥初初來到天成 in 兜，就有人好心共 in 提醒，欺負伊聽毋捌台語，大大方方倚佇碗粿擔仔邊，大聲馬喉講著外籍新娘的歹話，尤其是越南來的。

「初來是乖乖啊，不過袂倖咧，千萬毋通予伊佻同鄉的攪做伙，時間一久，會予人恁歹，較好的是逃走，稜的……」

彼个人話講一半，講甲喙角全波，閣龜龜驚驚。天成煞聽甲規个心肝頭結規丸，耳空都頂到伊的喙邊去，差一點就變做衛生紙，去拭伊噴出來的喙瀾。

「走去，怎會算是好的呢？」天成聽甲糊里糊塗，按怎嘛想嘛想袂出來，娶一个某，哪會偷走矣猶算是好代誌？

「上慘的，就親像阮厝邊，娶一个外籍某，毋但偷走去小吃店賺食，寄錢轉去；無就是欺負 in 翁慧慧，逐個月將薪水袋仔交予伊，遮的猶無要緊，閣對工廠恁一个查埔人轉來全齊睏，欺負人欺負到底……」

「你講……3 个人睏全 1 頂眠床……有這款代誌……？」

天成喘一个大氣，規半晡才有法度勉強將這句話問出來，干焦看著彼个人藐視的眼神看著福生了後，肯定重重咧頓頭。

這件代誌予天成足大的刺激，嘛予伊真大的警覺，所以本來拍算想欲將碗粿擔傳予 in 的代誌，就按呢拍消，當然這嘛予伊原本想清閒退休的想法，消失去囉。

「成仔，哪會著做甲遮爾拍拚，予 in 少年仔去賣就好，你真正想袂開？」

有時陣，拄著熟似的人客，看著個規家伙仔 3 个人仝齊咧賣碗粿，會按呢共伊問幾句。天成干焦會當苦笑，先是攞手，講出一句連伊家己嘛袂相信的話。

「猶袂曉，in……無才調，無我拖老命觀前顧後，免兩工，人客攞走了了……」

這句話是對福生來講的，伊跛手預蹣，連洗 1 个碗盤、排 1 个桌仔攞排甲袂順序，歪歪斜斜，不答不七。毋過阿娥就無仝款，跛手真俐落，干焦欠一个袂曉講台語，毋過一个面笑紋紋，拚勢對人客頓頭，簡單幾句招呼人客「來坐啦」，猶閣招來袂少新的人客。這煞害天成閣較緊張，一直看著新來的顧客眼神飄向佗位。假使人客有問題，欲愛搵料抑是欲換甜的碗粿，或者是要求愛加撒一寡蔥頭，趁著阿娥猶未應，猶聽無的時陣，天成就趕緊走去人客面頭前，替伊將代誌處理好。

天成隨時攞將阿娥顧緜緜，無愛予伊佻人客有任何講話接觸的機會。

所以，阿娥陪 in 賣無到 1 個月，天成就先忝死矣，比伊家己一个人做生意閣較忝，天成干焦注意少年家有偷看阿娥無，就忝甲破病，得著重感冒，3 工倒佇眠床爬袂起來。

「阿娥，你莫閣去市場啦，我佻福生去就好。」

天成病好了後，就下定決心。阿娥，嘛無問伊是按怎，就按呢惦惦「哦」一聲，親像咧講「我知影矣」，就按呢跔佇厝裡炊碗粿、做搵料，無怨天嘛無怨地。只是跂手誠緊的伊，工課一時仔就做好矣，閒的時間加真濟，不時這邊拭拭咧、彼邊掃掃咧，將規間厝內整理甲親像一面鏡金閃閃，連一隻胡蠅蠓仔嘛毋敢來。

捌看過阿娥的主顧客，有時嘛會有心抑是無意問起伊，有的人是關心，有的卻是咧看笑談。

「你彼个新婦呢？怎會無來矣？毋甘伊來吹風曝日，是無？」

「哪是？」講話較無客氣的人客，根本無尊重伊，自做聰明應著。「是頭家驚伊走去，所以才將伊藏佇厝內，驚恁遮的豬哥教歹伊……」

福生真正是惹，看著人客笑哈哈，嘛綴咧笑，閣大聲「哈哈」笑，這予天成看甲閣較心酸。

「恁莫按呢講，阮囡仔聽無，莫欺負伊……」

按呢做嘛袂行，按呢做別人嘛有話講，日子親像「騎驢入城」的父子，予天成左右為難，進無步退無路，一直到有一工看著阿娥跂踏裁縫車補福生的褲，顛倒予天成一个靈感。

「你……會曉刺衫……？」

彼工暗頭仔，慣勢佇暗頓了後，坐佇福生身邊陪 in 爸囡看連續劇的阿娥，將衫褲折好了後，手提一領已經補甲敢若蜘蛛網的長褲，一直看彼台古董級的裁縫機，行來行去。

彼時，阿娥已經較聽有天成講的話，也較會當應話。伊先頓頭，才慢慢仔講一寡予天成聽，天成聽了後，心內閣較虧欠。

「阿爸……」阿娥真乖巧，從來毋捌家己先講話，嘛無厚話，彼工足奇怪，講足濟話。「阮較早踎佇故鄉，就是學這的……」

天成彼時才知，原來阿娥是讀過大學的，而且是讀煮食的，嘛有加減學一寡裁縫做衫，莫怪跛手是遮爾伶俐。阿娥，因為老爸久長佇森林中工作，軟著一寡以往美軍留落來的化學藥劑，煞中毒，所種的果子樹猶閣殘留一寡殘毒，食濟矣，身體嘛拍歹矣，所以有孝的伊才會想欲嫁來臺灣，用聘金治療 in 阿爸的病。

天成毋敢閣問落去，毋敢問較早進前伊有熟似的人無，抑是過去的工課。阿娥嘛無閣講落去，干焦目箍紅紅，這嘛是天成第一擺看著的，目屎像落雨，簌簌一直流。

「按呢喔……」

天成細聲應，心肝頭煞親像予一粒大石頭砦咧，想袂到為著伊毋愛辜負祖公仔「不孝」的咒罵，煞來耽誤一个查某困仔的一生，伊看著啼啼哭哭的阿娥，閣越頭看著規心咧看電視的福生仔，煞來吐大氣。

所以，第 2 工了後，伊就去拜託附近做襪仔的工廠，請 in 送一寡襪仔去個兜，予阿娥佇厝內車襪仔底，予阿娥袂傷閒。

伊嘛特別吩咐：送貨的時間干焦會當佇日時，伊佻福生猶未出去做生理以前，予伊家己教福生搬貨，絕對袂使予阿娥拋頭露面。

阿娥就按呢，送 in 出門了後，乖乖佇厝內車襪仔，中晝的時陣準備好兩個飯包，等福生轉去厝提到擔仔位，閣來就等欲暗仔 in 爸仔困轉來食暗頓，將一家伙的衫褲攏洗好矣，家己才佇三更半暝去浴間仔洗身軀。

毋過，今仔日哪會出這個差錯？門無鎖紐，啊伊，阿娥，是按怎遮爾早就去浴間仔洗身軀？這無親像伊兩年外來的習慣，到底是發生啥物代誌？

天成愈想愈驚惶，忍不住將目睷看向門關牢咧的浴間仔，親像四界漂浪的小金英，揣無一个安身的所在。

浴間仔內，洗身軀的人敢是阿娥咧？天成，毋敢想落去……。

門，輕輕拍開矣，足輕足輕的，「啦呀」一聲，是阿娥，無毋著。

干焦看著伊規粒頭髮澹糊糊，伊的眼神有淡薄仔無自在，恰天成相對看，就頭犁犁，走對灶竈去。

「阿爸……我去煮暗頓……」

天成，干焦聽著伊講話的聲音，有一寡委屈，親像滴落簾簷的雨水。

天成知影阿娥一定是出代誌矣，伊感覺有一場大風暴欲來，氣氛足怪奇，真憂悶。

阿娥佇咧灶竈，煎匙俗鼎的交響曲，一陣一陣有時停有時響，攏總無像平常時的鬧熱，顛倒是唉唉嘖嘖，親像一首七字仔的哭調。福生敢若嘛感受著這款的氣氛，目睷雖然咧看電視，心嘛袂專，不三時越頭過來，袂曉講，干焦會曉喝「阮腹肚枵矣」。

無佻久，阿娥捧出 3 盤菜，天成小可影一下，是中晝食過的菜尾，連湯嘛是全款的番麥湯。

阿娥佇灶竈，並無閣炒新的菜。排碗箸的時陣，伊的手竟然會嘖嘖擊，面色一時翻白，規身軀軟菼菼，差一點就昏去。

「阿娥……你人無爽快，是無？福生……緊——緊——緊佢插咧……」是天成共插咧，問伊一聲，原本犁頭大喙食飯的福生，予天成的喝聲，喝甲擰頭，喙角猶閣黏 2 粒飯粒仔，「哦，哦」惹惹仔看。

「無，無代誌啦……」

阿娥人除了乖以外，猶足細字，足守本分，親像人客，雖然嫁予福生兩冬外，講話應答猶是客氣客氣，從來毋捌大聲抑是厚話。

「阿娥，你哪會無愛食飯？」福生食一大碗飯，欲起身添飯的時，竟然嘛注意著矣，問一聲。

阿娥苦笑，擰頭看伊。

阿娥這款無奈的表情，天成足熟似，因為，伊就捌看過幾若擺。

彼是佇咧厝內佢人車襪仔的阿娥，逐工佇天成佢福生收擔了後，暗頓食飽，伊就放下車襪仔的工課，坐佇 in 父囡身軀邊，陪 in 看暗時八點檔的連續劇。因為福生嫌吵，車襪仔的聲音比電視較大聲。

「阿娥，我欲看電視。」福生講話臭奶呆，厚厚的喙脣翹起來，會使掛 3 斤豬肉。因為伊無歡喜。

阿娥無奈苦笑，坐佇裁縫車彼頭，遠遠看 in。

「莫閣車矣，好矣啦，歇暎啦。」天成叫伊過來坐，愛伊嘛過來看電視。

「毋過……」

「無要緊啦！我會共 in 講，叫 in 莫送遐濟來。」

「毋通啦……阿爸，毋通共 in 講，我會使的啦……」

天成發現阿娥佇日時閣較拍拚車，厝內所有的工課，伊盡量徙去暗頭仔做，干焦驚天成叫人減送一寡襪仔來。

彼時，阿娥爬起身，行過來。

福生大籬的身軀霸牢正片的膨椅，倒咧，手架佇扶手頂面，天成坐佇倒片，干焦賭中央，細細塊矣。

阿娥，倚佇遐，一直躊躇，不知欲按怎，福生仔嘛無感受阿娥的礙虐，干焦顧綴著電視的劇情對話嘻嘻哈哈。所以，阿娥越頭去擰一个椅頭仔，坐佇福生身邊。

「福生……坐較過來，讓一位予恁某坐……」天成發覺了後，恰福生肩胛頭拍一下，共伊喝一聲。

「無愛啦！我欲坐遮……」

福生原本閣想欲死賴，予天成硬換過去，坐佇中央。

「阿爸……」

阿娥苦笑，天成知影伊想欲講，無要緊，這聲簡簡單單的稱呼，煞予天成閣較虧欠。

「阿娥……你坐佇……」

嘛毋知影是予人拍甲疼，抑是福生仔變巧矣，手拍膨椅，叫阿娥坐落來，阿娥猶原全款的表情，苦笑，坐落來。

所以，日後只要阿娥出現彼款表情的時，天成就知影伊的心肝內有話，伊人有代誌。

上大的證明就是頭 1 個月，工廠送來車襪仔工錢的彼一工暗暝。

阿娥規暝尻川坐袂燒，起身幾若擺，就連福生嘛感受著伊的不安，一支喙覘覘唸。

「阿娥，我欲看電視，你莫行來行去……」

阿娥苦笑，毋過伊的眼神煞看天成，不是福生，天成暗暗仔想，伊知影阿娥有代誌欲共伊講。福生慣勢看煞八點檔就轉去房間暈，阿娥彼時嘛會走去浴間仔洗身軀，順繼將一家伙換落來的衫褲洗清氣。但是，彼暗，福生去暈矣，阿娥煞坐佇遐，雙手掌來掌去，撚過來，撚過去。

「阿爸……」

頭一擺，阿娥主動佻伊講話，苦笑，喙脣皮咬咬咧，毋知欲講抑莫講。

「哦，啥物代誌？」天成等伊開喙。

「阿爸……」

阿娥躊躇咧，喙脣皮咬甲強欲出血。

「彼囉……彼囉……」

阿娥吟吟哦哦規半晡，話猶是無講出喙，干焦「彼囉彼囉」講袂煞，一時間毋知欲按怎，只好，爬起身，越頭就欲走。

「無要緊，無要緊，你……有話就講，抑毋是外人……」

連天成也予伊聿著，一句話煞嘛講甲吞吞吐吐。

阿娥越頭，又閣是仝款的表情，苦笑看伊。

「阿爸，敢會使……會使予我一寡仔錢，一寡就好……我是講我車襪仔的工錢，予我一寡，好無？」阿娥講甲足為難，吞吞吐吐。

這個要求，予天成聽了後，一時煞驚惶起來。伊想起當初佇碗粿擔仔，遐的人客講過的話——外籍某攏是欲來臺灣拐錢的，有機會伊就會走，走去小吃店賺食，閣較恐怖的是：猶會對外口恁查埔人轉來，3 个人暍一頂眠床……。

想袂到，想袂到，一向乖巧的阿娥，雖然將伊關佇厝內，毋予伊佻外人接觸，干焦一个普通的車襪仔工課，嘛予伊佻別人全款，愛錢，愛錢，就是愛錢……。

「你……欲愛錢做啥物？」天成予伊一个歹面腔，面仔臭臭，目睷青凜凜看伊。

「阮……」

哼，無話講矣，是無？天成看阿娥，伊頭犁犁，毋敢擡起來，兩枝手掌甲強欲出汁。

「阿爸……兩千就好……拜託你……」

阿娥主動提出數字，並無佻濟，干焦欲兩千，這予天成感覺足意外。工廠送貨的，不時對伊呵佬阿娥跤手足敏捷，講伊一个人會使當做兩個人使用，送工錢來的時，伊閣特別好奇咧問：

「恁是一家口仔 3 个人輪流 24 點鐘車襪仔是無？若無，車襪仔的工錢足足有別人兩倍外，真正是拚命囉！敢毋是猶閣有咧賣碗粿，毋通遐爾拚啦，身體愛顧啦！」

提著兩萬外的工錢彼時，天成頭一擺就想起阿娥彼款苦笑的表情，福生無愛伊暗時車襪仔，講車襪仔傷過吵矣，影響著伊看電視，天成嘛想欲叫工廠減送一寡來，想著阿娥彼時的躊躇表情……。

敢講彼時伊就計畫好矣，彼時就有按算矣？嫁來臺灣干焦想欲趁錢，趁錢，了後揣機會走……唉……攞仝款，攞仝款啦！枉費，枉費……。

天成深深吐一口氣，看阿娥，又閣吐一口氣。

「阿爸……免啦，免啊啦……」

阿娥聽著天成的吐氣聲，一時目箍煞紅紅，目屎簌簌滴落來，親像斷線的真珠，珠仔嘩一下落落來。

「你……欲愛錢做啥物？」天成閣問一擺，這一問，煞予天成家己見笑起來。

「阮……阮，想欲寄錢轉去越南，阮阿爸破病，阮兜厝頂破去矣，阮……阮兜的人向望阮會當寄一寡仔錢轉去鬥相侷……」

阿娥，親像天頂破空，嘩一聲，大聲吼出來，連所有的委屈仝齊倒出來。

天成，聽甲真歹勢，目箍嘛紅紅。隔工，就共伊討越南後頭厝的住址，寄5千箍，逐個月按時替伊寄5千箍轉去。

阿娥知影了後，就逐工暗暝坐佇天成的身軀邊，陪伊看電視，甚至閣會開喙問伊：

「阿爸，彼句話啥物意思？」

伊開始誠認真學台語，親像一條溪水，慢慢仔，寬寬仔，對越南流入 in 厝裡，嘛開始真正變成一家伙矣。

毋過，就佇今仔日，天成又閣感覺阿娥的生份，伊閣咧苦笑。

「阿娥，有啥物代誌是無？」天成問。

阿娥，搖頭，頭擡起來，面色白鑠鑠，看伊。

「阿爸，無啦……」伊講話，細細聲，親像蠓仔咧吼，毋將耳仔裝倚倚，都聽袂著。

天成本來無欲閣問落去，想講等福生去睏了後，才閣問伊。

「門……無關予好……」

啥人知，福生雄雄講出這句話。

「無啦……」阿娥，看伊一眼，苦笑，伊的意思是向望福生莫閣講矣，嘛莫閣問矣。

啥人知，福生嘛毋知影是按怎，人突然變精光矣，閣加一句：

「你足早就洗好身軀，較早，你攏等我先洗……今仔日，你先偷偷仔洗……」

天成就佇福生一句一句無心的追問中，發覺阿娥確實有代誌，甚至出代誌矣，伊的面色一陣青一陣白。

毋過，阿娥毋講，也毋交代啥物代誌，只是含著目屎，惦惦將眼前一碗白飯扒了了，就干焦扒白飯。

「你攏無配菜……」福生大聲細聲喝。

「阮……食飽矣……」

阿娥坐佇遐，惦惦等 in 食飽，放下碗箸，就爬起身，收碗箸，轉去灶竈。

福生著急看伊的電視，趕緊走去坐佇膨椅頂，目睭毋 nih 一下。天成全無看電視的趣味，行去灶竈。干焦看著阿娥蹲佇壁角，流目屎。

伊看著天成入來，趕緊將目屎拭拭咧，親像下定上大的決心，猶是先苦笑，倚起來，面對天成，一个字一个字講甲清楚而且堅定。

「阿爸，阮欲出去開一間店，賣越南小吃，請你答應。」

天成，頭一擺，看著阿娥遮爾堅定，親像一隻船，欲駛離開港，絕無回頭。

※ ※ ※

發生彼件代誌了後的這幾個月，一直到這馬，本來天成猶閣毋知影，到底是啥物代誌？是按怎一向乖巧的阿娥，nah 會忽然間提出彼項要求。

一直到賣厝的中人出現佇天成的厝內，天成才知影福德又閣替伊舞大代誌，嘛淡薄臆會著是按怎矣。

拄拄仔開始，阿娥講欲出去開店做生理，天成當然是反對，三幹六橋對伊大聲罵，袂見笑，親像所有外籍婆仝款，只是藉著嫁來臺灣的身份，熟似環境了後，就開始做著趁錢的夢。

阿娥無共應喙應舌，只是惦惦倚佇遐，乖乖予伊罵。毋過，伊嘛開始轉變，就佇事件了後的第 2 工，竟然會家己一个人出門，請來一个拍鎖仔，將 in 兜的鎖頭全部換掉，而且猶閣佇內面加裝一道鎖匙，親像咧防啥物江洋大盜仝款。

「你……咧創啥物？咱兜抑毋是啥物好額人，散甲連鬼都驚，你……開遮的錢創啥物？」

天成十分不滿阿娥的大主大意，毋過伊煞啥物話攏毋講，干焦苦笑，天成彼時上驚伊彼款表情，臆無，親像是一口深深的古井，莫怪古早人用「海底針」來形容女人心。

欲講阿娥從此脫離 in 兜，這款的講法是毋著的，只是天成小可感覺親像有一粒猶未爆的炸彈就埋佇 in 兜，伊煞毋知當時會爆炸，所以逼甲伊必須閣較提防，神經絞予經，有時一工會對市場偷偷走轉來厝幾若擺，將碗粿擔仔擲予福生仔，伊真正是非常煩惱，毋知佗一工阿娥會對 in 兜消失去。

其實，阿娥是有寡改變，毋過毋是天成所臆的彼種改變。伊逐工會出門一擺，了後將劈倒轉來的稅厝廣告單提轉來，一个一个拍電話，問租金，真正是有出去開店的影跡。毋過，伊嘛比較早閣較認真車襪仔，猶是乖乖仔、尊重福生看電視的安寧，佇彼時伊歇暈，離開裁縫車仔，全款坐佇天成的身軀邊，有時陣問伊電視中講的話是啥意思，這是對天成替伊逐個月寄 5 千箍以後，阿娥養成的習慣，對福生的身軀邊換到天成的身軀邊。毋過，無全款的是，阿娥變甲較晏暈，嘛變甲較早起床，敢若咧參日子搶時間，拚勢車襪仔。只是予天成感覺奇怪的是，逐個月加趁的幾千箍，阿娥無共伊提，嘛無共伊提出要求，天成臆袂著阿娥欲靠啥物去開店，伊佗位來的錢？

天成就佇這款提心吊膽的情形下，提防著厝內的錢，寄金簿仔、印仔，驚阿娥會偷偷仔趁伊無斟酌的時陣，全部款款去。這款的日子，過 3 個月，天成就無閒閣去注意伊矣。

因為，福生忽然間，一口氣喘袂過，送到病院的時，已經宣告無效矣。

這件突然發生的意外，予天成一時間老幾十歲，原本半白的頭髮攏白矣。阿娥惦惦處理福生仔的後事，甚至家已揀碗粿擔仔出外做生理。

「阿爸……」

天成足失志看著伊，一个擔仔揀出揀入，了後將一工所趁的錢全部交予伊。伊啥物話嘛無講，干焦想著枉費當初一片苦心走去越南，閣予福德假做新郎去揀某，就是為著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的想法，只是福生命薄福淺，竟然無留一男半女，人就先去矣……。

處理福生後事的時，福德捌轉來一逝，阿娥遠遠閃伊，伊咧欲走進前，擲一句話，予天成閣加一个煩惱。

「阿爸，福生仔人一走，彼个越南婆仔，我看人嘛留袂牢……」

天成叫是伊講的是驚伊逃走的代誌，想袂到煞是法律的問題，阿娥嫁來猶未滿五年，所以按照規定，愛送轉去。

「有這款代誌……？」天成無想著這層的問題，雄雄一時聽著，嘛無主張。「按呢……欲按怎才好？」

福德嘿嘿笑，無正無經，竟然講出：「彼無較簡單，阮娶伊就好矣，平平攏是恁的囡仔，只要是會替恁傳宗接代，是啥人生的，攏嘛無差！」

天成想袂到伊竟然會講出這款話，氣怱怱，順手擡起桌頂的茶甌仔，對伊攏過去，大聲喝：「你敢閣是人，現世，敢講這款話，逆子……家己一个某，毋知影好好仔疼惜，好好人毋做，卻愛跋閣毋討趁，害某走去，你猶閣敢想這款代誌……」

福德走了後，阿娥才敢倚過來，向伊報告代誌。

「阿爸，我欲開的店揣好囉，過幾工仔，就欲開始營業矣。碗粿擔仔，假使恁猶無法度去做生理，阮會先揀去阮的店頭前，繼續做……」

天成「哦」，一口氣猶未氣煞，冷冷應一聲：

「你佢位來的錢開店？」

「是當初恁拍予阮的手指、金被鍊，阮先提去當……」

阿娥無騙伊，一仙一釐攞算予伊聽，租厝的店租才 5 千，厝主無共伊提保證金，厝內嘛無裝潢，原本彼間厝就是做食的，頂一寡舊的鼎灶，攞總猶無到兩萬箍。

毋知是命運冥冥中注定好矣，抑是天成一時看破人生，竟然無像較早遐反對，顛倒問伊一聲：

「錢，有夠無？假使無夠，阮有一寡，你提去用。」

「阿爸……」

阿娥搖頭，目箍紅紅，金金共看，了後跪佇伊面頭前，足足久毋起來。

好佳哉，當初天成無阻擋阿娥出去開店，若無今仔日中人來共通知的時，伊真正毋知影欲按怎才好。

「阿伯，恁這間厝，阮公司前幾工已經賣出去矣，阮今仔日來共恁通知一下，請恁最近揣一工搬出去……」

親像雷公爍爍拍佇伊身軀全款，天成一時聽甲差一點昏昏死死去。

「啥物……」

伊並無委託中人賣厝，嘛無看著有人來厝內看厝，按怎有這款代誌發生？天成叫是中人揣毋著所在，毋過伊提出福德親筆所寫的委託書，猶閣有厝的所有權狀，伊才明白。

伊拍福德的手機，心肝親像火燒埔，氣怱怱共問：

「你……這個天壽死囚仔，心肝遮爾雄，將咱的厝偷偷賣掉，你叫我以後欲去躡佢位？」

福德佇電話彼引，半晷無出聲，「哦哦」咧應付。

「你……共我轉來，這馬共我死轉來，將錢還予中人，講咱無愛賣矣。」

「阿爸，無法度……阮無法度……」福德吞吞吐吐咧講，「賣厝的錢，阮已經輸了了，我無法度……失禮……」

天成電話擡咧，擡佇半空中，久久放袂落來。

「想袂到阮飼鳥鼠，竟然……連一間厝嘛無，欲按怎……欲按怎……？」

阿娥彼時拄收店轉來，問中人的來意了後，親像早就知影會有這一工，真鎮靜對伊講：

「阿爸，咱搬去我的店內躡。彼，後壁猶有 1 間空間，會當園兩頂眠床，咱搬去遐躡。」

※ ※ ※

原來，阿娥早就拍算好矣，嘛知影這一工早慢會來。

「福德是不是佇半年前彼一工轉來偷厝的所有權狀？」

天成想起委託書頂面的日期，一時間將兩項代誌連做伙，一時攏想通矣。

阿娥頓頭。

「啊……你，當初按怎毋阻擋伊，這款遮重要的代誌 nah 會攏毋講？」天成問伊。

「有啊。阿爸。」阿娥，猶閣規面苦笑，這煞予天成看甲起著驚。「阮叫是恁轉來，所以才開門。大伯仔提厝的所有權狀的時，阮嘛知影彼是足重要的物件，阮有去共擋，毋過伊足有氣力，顛倒將阮揀倒……」

阿娥，講咧講咧，忽然大聲吼起來。

「了後咧……」天成馬上後悔問這句話。

「伊……伊……毋是人……」

阿娥一聲吼過一聲，一聲比一聲閣較大聲。

天成「哦」一聲，嘛毋知欲講啥物較好，只有「作孽」、「作孽」一直嘵嘵唸，了後對阿娥講：「失禮啦，是阮兜對不住你。」

阿娥停止哭聲，擰頭看天成。

「阿爸，恁毋通按呢講，當初若毋是你到越南恁我過來，阮阿爸的病嘛無錢通醫，是阮愛感謝你……」

天成想袂到阿娥對伊是遮爾感恩，伊當初煞用欺騙的方式，將伊娶過來，耽誤伊的人生。一想到這，天成的內心閣是深深的虧欠。

「阿娥，失禮……」

天成閣對伊講一擺。天成看伊，想著以後著愛靠新婦過日，心中不免淡薄仔感慨。這個時陣，伊雄雄想起頂幾工仔，福德講過，阿娥來臺灣猶未滿5年，會予人送轉去，心肝頭閣是一陣滾絞，親像海湧。

「阿娥，你可能會予人送轉去越南，你知無？」

天成按呢問，其實嘛咧替家己煩惱，厝無矣，新婦嘛欲轉去矣，伊以後欲按怎？欲靠啥物人？

「袂啦……」阿娥笑甲真無自然，親像毋是一件喜事。「阮有身矣，有身，就袂予人送轉去……」

「有身……？」

天成毋知是欲笑抑是欲哭，當初娶阿娥來，毋就是為著這件代誌，為著替 in 兜傳宗接代？只是這個時陣，伊竟然毋敢問，囡仔是啥人的？

顛倒是阿娥自動予伊這個答案。

「阿爸，你放心，伊是你的孫啊！」

是啊！不管是福生的抑是福德的，天成知影，阿娥腹肚內的囡仔，攏是伊的孫。

天成看著阿娥，交代一句：

「搬厝，棺重，阮來就好，你佇邊仔歇暍，知無？」

阿娥輕輕應一聲「知」，外口的天色嘛攏暗落來。毋過，in 心內知影，天真緊就光矣，而且猶是一個日頭真炎炎的好天氣……。

作者感言

很高興，能得到這個獎，也很感謝評審的青睞。

對於「外籍新娘」這一個主題，在我日常生活中，越來越多，也因此引起我的注意。很希望，能藉由這篇小說的書寫，引起更多的關照，畢竟地球村的世界中，離鄉背井的人越來越多，而如何以平等的關懷去面對她們，我想這是我們可以努力的。

陳文和

彰化縣社頭國民小學 教師

